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六 起玄黓攝提格正月盡昭陽大淵獻十二月凡五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九年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抃怙寵為奸王淮極陳其罪謂人主

受謗鮮不由此帝即與抃外祠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
臣之間正宜如此因罷諸軍承受復樞密文書關錄兩
省舊法以文臣為都承旨抃自是不復召以福州觀察
使終　除金谿陸九淵為國子學正九淵言論感發諸
生興起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
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　三
月辛未朔詔賑濟忠萬恭涪四州　癸未賑濟鎮江
癸巳金頒重修制條　夏四月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

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徳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　六月丁巳同知樞宻院事謝廓然致仕以周必大知樞宻院事戊午謝廓然卒　龔茂良家投匭訟寃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　庚申太白晝見臨安府蝗詔守臣亟加焚瘞　甲子太白晝見經天　提舉浙東常平朱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又以蝗旱相仍不勝憂憤乃上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

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
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
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
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
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于餓殍而在于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略
曰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
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

諫承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于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　秋七月甲戌以江西常平義倉及椿管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糶　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備賑糶　金宰臣奏事金主頗有疾宰臣請退金主曰豈以朕之微爽于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　壬辰以資政殿學士李彦穎

參知政事　詔發所糴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賑濟之數于沿江屯駐諸州樁管　八月己亥朔詔紹興民戶去歲已納夏稅應減者三十萬緡理為今年之數

淮東浙西蝗壬子定諸州官捕蝗賞罰　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有勞也　九月庚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時成都闕帥帝加訪問王淮以留正對帝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

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遂用正帥蜀而拜淮左相　丙子封子彤為安定郡王　癸巳大享明堂大赦

乙酉以錢引十萬緡賜瀘州備賑糴　辛卯封伯圭為滎陽王　癸巳太白晝見　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著為令　金壽州刺史顏哩葉同知察喇軍事判官孫紹先榷場副使韓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物出界皆處死

冬十月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　甲子蠲諸路旱傷州軍淳熙七年八年逋賦出縣官緡錢以賞戶部　十

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庚午賑爕路飢

丙子金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海陵逆謀伏誅妻永

平縣主子慎思並賜死　乙酉進奏院火

十年春正月丁丑以端明殿學士施師點僉書樞密院

事　辛巳金廣樂園燈山火　壬午金主如春水詔夾

道三十里內被役之民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傭直　國子

學録永嘉薛叔似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

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帝嘉納之因

曰朕在宫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于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内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于苟安無事之説帝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帝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叔似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　甲申參知政事李彦穎罷　以黄洽為御史中丞洽奏薦舉請託必競于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覔舉使士

大夫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強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強盜異他盜以其故為也若正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帝深然之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

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祠差
主管台州崇道觀熹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
二月癸卯竄内侍陳源于建寧源提舉德壽宫恃恩
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故竄尋移彬州且籍
其貲進納德壽宫　三月戊辰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
編詔藏秘閣自建隆迄靖康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
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較舊史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
事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毋失之畧上亦謂其書無愧

司馬遷燾請序許之竟不克就　丙子金初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　乙酉金雨土　己丑除詐稱災傷籍産法　夏四月丙申再蠲臨安民丁身錢三年　己亥命湖南廣西堙塞溪洞徑路　癸丑金地生白毛　五月丁亥金雨雹地生白毛　辛卯詔疏襄陽本渠以渠傍地為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　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于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

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于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辯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髙以正心誠意克已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

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于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葢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無錫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茍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

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于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久之鄭丙出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尚寛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乙巳罷昭州歲貢金　壬子金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金主曰是人甚明正可用如知登聞檢院巨

構每事但委順而已　庚申嚴贓吏禁　秋七月丙寅帝如明慶寺禱雨甲戌以旱暵求直言尤袤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使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

令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乞

詔有司檢舉行之　戶部尚書韓彥直乞廣糴為備且

言宂濫為致旱之由乞追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

忠魂　丁丑詔除災傷州縣淳熙八年欠稅　甲申雨

八月乙未金以女真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親軍

戊申以施師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御史中

丞黃洽參知政事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

擿摭細故他慝以累其終身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

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至是擢參政帝謂洽曰卿每告朕用人令卿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洽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

乙巳金大名府明安人馬華善謀叛伏誅　庚戌以史浩為太保魏國公致仕　九月己巳金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金

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　壬午蠲諸州逋負内藏庫錢六十萬緡　丁亥禁内郡行鐵錢　冬十月乙未詔兩浙義役從民便以右正言蔣繼周極言其害故也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敷文閣學士兼侍講李燾條上古今日食于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于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乗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窺中國之兆也宜為之備　甲戌

大閱于龍山遂入玉津園　閏月甲午金主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寛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寛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寛政也餘復何為壬寅詔却安南獻象　戊午金主謂宰臣曰女真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于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于此又曰起身刀筆者雖有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也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差役從民便用監察御史謝諤言也　甲寅雨土　二月甲申詔兩淮京西湖北萬弩手令在家閱習每州許歲上材武者一二人試授以官如四川義士之制　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統吳挺郭鈞彭杲密陳出師進取利害以備金人　壬午金主如上京太子允恭守國　庚戌詔御試策有及軍民利害者考官裒類以聞　夏四月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　戊辰賜

禮部進士衛涇以下三百九十四人及第出身　癸未重頒紹興申明刑統　五月己丑金主至上京戊戌宴于皇武殿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乙卯太白晝見　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為樞密使帝謂必大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耳他人不能也必大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名一二察其能否於是主師悚激無敢容私因創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者必親自閱之　校書郎吳商衡奏制科

取士勿拘三歲之制帝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自今有合名試者舉官即以名聞　秋七月甲寅築黎州要衝城　九月甲寅減四川酒課六十八萬緡　敷文閣學士致仕李燾卒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急務為人剛大特立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仁甫燾字也燾無嗜好不殖產業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　冬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

降二官　盱眙軍奏得金牒以上京天寒地遠來歲正旦生辰使權停一年　太常博士倪思奏舉人輕視史學令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蹤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十一月甲寅令陜州歲時存問處士郭雍　十二月大理寺

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潴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嵗占湖為田築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蘆于是舊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葢由于此乞責縣令毋給據監司覺察有圍裹者以違制論給據與失察者併坐之既而漕臣錢冲之請每圍立石以識之凡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

十二年春正月丁亥金主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

于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壬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青羌諾爾結殺之　戊戌日中有黑子　戊申賜任伯雨謚曰忠敏　庚戌日中復有黑子　二月辛酉雨雹　癸酉金主以東平尹烏庫哩色埒怨望殺之　三月乙酉進封皇孫擴為平陽郡王　辛卯禁習渤海樂　夏四月戊辰班淳熙寛恤詔令　丙子諜言故遼達實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議之　金主曲赦會寧

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輙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宗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

觴上壽皆稱萬歲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
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
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親
屬皆感泣而退　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司郎官楊萬
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
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
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
禍又曰彼有匈奴困于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

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金之北歸蓋懲創于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壻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

肥然後吴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令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十五郡守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

令為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于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唯舟而已當時之舟令可復用乎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令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聞其日修其禮文也其日進其書史也是

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令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遡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兹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兹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

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
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
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
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
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
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
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
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

為貧邪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

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有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令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

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于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于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速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

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

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要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夫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于軍事而猶曰誰能憂此吾當自為令日之事將無類是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為本原者時帝臨御久事皆上決宰執唯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故萬里於疏末極言

之太常丞徐誼亦諫帝曰人主曰聖則人臣曰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帝不能用　辛卯福州地震詔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　六月庚申金皇太子允恭卒金主命太子妃及諸皇孫執喪並用漢儀太子天性仁厚嘗奏曰東宮賀禮親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伏望聖慈聽臣答拜庶敦親親友愛之道金主從之遂為定制一日侍宴于常武殿典食令聶赫進粥將食有蜘蛛在粥盌中聶赫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

蛛吐絲乘空忽墜此中耳豈汝罪哉在東宮十五年恩
德浹人者深及卒侍衛軍士爭入臨于承華殿下聲殷
如雷百姓皆于市門巷端為位慟哭時諸王妃主入臨
多從奴婢頗喧雜不嚴樞密使圖克坦克寧遣出之身護
宮門嚴飭禁衛如法然後聽入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
曰主上巡幸未還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
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
憚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哀毁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

禮也郡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社稷之重乎名太子侍讀完顏匡謂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毁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王勿去左右金主時在天平山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喜甚忠誠愈重之　丁丑詔浙東帥臣監司不以時上諸州臧否奪一官　戊寅太白晝見　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甲辰以淮西屯田鹵莽總領軍師漕臣守臣奪官有差　八月乙丑詔戸部給舍臺諫議官民戸役法以聞　九月甲申

金主次遼水名見百二十歲女真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金主嘉歎賜食并賜帛己酉還中都臨奠宣孝太子于熙春園　丙辰金宰臣奏事退金主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于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　冬十月辛亥加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　甲子金主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職而授臨民手字尚不能書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見于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為子不能家家而撫在用人而已

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　十一月丁亥鄂州大火燔萬餘家江風暴作結廬隄上泊舟岸下者焚溺無遺　戊子雷　淮水氷斷流　辛丑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金樞密使圖克坦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繫天下之望曰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豈唯儲位久虛恐骨肉之禍自此始矣金主以為然十二月戊午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判大興尹進封原王　金主嘗與宰臣議

古有監軍之事平章政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金主嘉納之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以上皇壽八十率羣臣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推恩　二月甲寅詔犯盜兩次以上雖為從論死　三月癸巳金香山寺成金主往觀之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栗七千株錢二萬緡　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壬子金主謂侍臣曰朕常日

御膳務從減省若欲豐腆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葢幼失師保之訓及即位遂不知民間疾苦想前代之君享富貴而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又曰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委任之過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令原王府官屬當選純謹秉性正直者充用勿用有權術之人

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 甲申金人以輿尹原王

瑪達格爲尚書右丞相賜名璟　戊子金盧溝決于上陽村湍流成河遂因之　丙申賜沖晦處士郭雍號曰頤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録來上時雍年八十有三矣　宴講官于秘書省時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講蕭璲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名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

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失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以李大性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歴實録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帝讀而褒嘉之　秋閏七月丙午朔雨雹　戊申以留正僉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　己未五星皆伏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軫　戊寅金尚書省奏河決衛州城壞命户部侍郎王寂

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于胙城縣寂馳傳視被災之處不為拯救乃專集衆以網魚取官物為事民甚怨疾金主聞而惡之遣户部尚書劉瑋往行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為蔡州防禦使　九月乙巳詔偽造會子凡經行用並處死　冬十月甲午金詔增河防軍數　金左丞相徒單克寧以原王未正太孫之位屢請于金主時諸子趙王永中最長而克寧又與永中有親金主歎曰克寧真社稷臣也　十一月庚申金立右丞相原王璟為

為皇太孫　甲子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傳皇帝會要　金主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警兵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　丙寅右丞相梁克家罷　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王信上疏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為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為此亦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于間政適人

而務有以格君心者葢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概明主不以為枉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佪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藴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十二月

甲申金左諫議大夫黄久約言遞送荔枝非是金主曰

朕不知也令令罷之丙戌謂宰臣曰有司奉上唯沽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黄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宫中事無大小朕嘗觀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使得人寧復他慮　甲午少師致仕陳俊卿卒令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謚正獻俊卿幼莊重不妄言笑孝友忠敬得于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立朝則正色危論分别邪正面斥權勢無

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焉　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是歲金河決衛州隄壞其城泛溢及大名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六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七 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屠維作噩十二月凡三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聖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十四年春正月癸亥出四川樁積米貸濟金洋州

及關中四州饑民 二月己卯金改閔宗廟號曰熙宗

丁亥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時封事多言大臣畀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于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丙申金命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視　三月乙卯金尚書省言孟家山金口閘下視都城百四十餘尺恐暴水為害請閉之詔可

夏四月戊子賜禮部進士王容以下四百三十五人及

第出身表啟與焉時帝策士不盡由有司是舉容本第三親擢為榜首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以返渾淳　辛丑金中都地震　五月乙巳成都火燔七千家　是月有星出濁際大如日與月相摩盪而入　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畫龍祈雨法金免中都河北等路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　甲申詔

太乙宫明慶寺禱雨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儀國公梁克家卒謚文靖　庚寅臨安火　辛卯太白晝見

癸巳詔衡州葺炎帝陵廟　秋七月丙午詔羣臣陳時政闕失及當今急務　己酉詔監司條上州縣弊事民間疾苦　辛酉江西湖南饑給度僧牒鬻以糴備賑

主管南京鴻慶宫朱熹除江西提刑時楊萬里薦熹久間可與監司故有是命　八月癸未以留正參知政

九月癸卯太上皇不豫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視疾

赦乙亥太上皇崩于德壽殿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躃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　丙子以韋璞等為金告哀使　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據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

洪邁獨請號世祖袞䘏禮官顔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事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

羣臣集議衮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其議　乙酉百
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丙戌詔俟過小祥勉從所請
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　遣顔師魯致太上遺留物
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劒之屬命
師魯持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
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庚寅金主謂宰臣
曰朕觀唐史唯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且得諫臣
之體近時臺諫唯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

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無以對　十一月巳亥大行太上皇帝大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手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侍讀楊萬里上書太子曰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葢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

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而父子皆及于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葢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一履危機悔將何及太子覽之悚然庚子三辭㑹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宫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甲寅西南方有赤氣隨日入　金詔河

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並免今年差稅　乙卯雷　戊午詔皇太子叅決庶務于議事堂在内寺監在外守臣以下與宰執同除授訖乃奏　十二月庚午大理寺奏獄空　壬午東北方有赤氣隨日出　癸巳金遣完顔崇安等來賀明年正旦見于垂拱殿之東楹素幄詔禮物毋入殿付之有司　戊子金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晦正先生郭雍卒　陸九淵與漕使宋若

水書畧曰大軍月椿起于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竒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于此又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久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數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于縣官獨重困吾民耳所謂督于吾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縁絶簿書以葢

侵盜積負之源實在于此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絶郡縣寛民可以息肩耳　金主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才與圖政治而大臣皆依違茍且無所薦達一日謂宰臣曰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特不舉人甚非朕意他日又謂宰臣曰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平章政事襄右丞張汝霖對曰臣等茍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

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令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者乎宰臣皆有慙色　是歲金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

十五年春正月戊戌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　辛丑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官　乙巳詔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于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書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

儲副之位止于視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令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太子覽書褒歎曰諭德可謂見愛之深矣考異尤袤書在此年楊萬里書在上年薛鑑前後倒置今據朝野雜記及宋史楊萬里傳正之

庚申知樞密院事施師點罷師點每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沈未嘗附麗求進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蕭燧參知政事　二

月丁亥金遣富察克忠等來弔祭行禮于德壽殿次見
帝于東楹之素幄癸巳遣右司郎官京鏜等使金報謝
三月丁酉朔金主萬春節宴羣臣于神龍殿諸王公
主以次捧觴上壽金主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
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
太孫當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左丞相徒單克寧盡
忠輔導之意于是金主自歌太孫與克寧和之極驩而
罷　癸丑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

張俊配饗高宗廟庭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葛亮亦宜預列邁謂亮斬馬謖已為失計浚襲其事斬曲端幾于自壞萬里長城至于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秘書少監楊萬里以欺專私三罪斥邁且言浚有社稷大功五一建復辟之勲二發儲嗣之議三誅范瓊以正朝綱四用吳玠以保全蜀五却劉麟以定江左于是帝再令詳議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

楊萬里亦不免浮薄于是二人皆求去邁守南徐萬里守高安而浚迄不得配饗　丙寅權攢聖神武文憲孝皇帝于永思陵改謚懿節皇后曰憲節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　癸未金建女真太學　丙戌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

請　陳亮至金陵視形勢上疏曰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敵能以輕師徑至乎彼書生者以為江南不易保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

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葢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于𩎖𩎖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日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爲一哉韓世忠頓兵八萬于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

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是亦問道于盲之類耳高宗皇帝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没必有望于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

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疏凡數千言大畧欲激帝恢復時帝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為狂怪　京鏜還自金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至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杵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恵乎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

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于聖經爲悖理于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趨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且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敢爾無禮排闥而出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帝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

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至是使還入見帝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于上曰增秩常典耳京鏜奇節合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　五月己亥左丞相王淮罷以薛叔似論之也　己巳帝雖用薛叔似之言罷王淮復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為名不任

糾劾令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丁巳詔修高宗實録　己未祁門縣大水　壬戌帝

始御後殿　六月丁卯雨雹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

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

勿言熹曰吾生平所學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

入對帝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

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奬諭甚渥久

之乃出熹上奏其一言皐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

之制亦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陷于申商刻薄者既無足論至于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又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伏見近年以來涉于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率從流宥之法伏願深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

之辭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于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于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其二言令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州縣之具獄使之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有不得

而察也是故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欵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欵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其三言經總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其五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寸尺之效可以仰酧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

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于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

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閤寺指陳甘昪誤政以及用賢去邪之説甚備帝皆嘉納癸酉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

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私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令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

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䟽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忘其欺耳至于其中間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于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𠬧為道學之目

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于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

絶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庚寅熒惑犯太微　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勲舞曰大德侍御史胡晉臣首刻林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巳未出栗知泉州朱熹除直寶文閣請祠未允壬戌恩平郡王璩卒始璩之入宫也儲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頗以為疑帝既立天性友愛每名璩内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算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　庚辰金主謂宰臣曰近聞烏達頗有不順服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生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之招徠遠人于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其來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　金參知政事富珠哩阿嘍罕罷金主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嘍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補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九月庚子夜南方有赤黄氣覆大内　辛丑大饗明堂赦　甲寅名皇太后宫曰慈福　冬十月甲申會慶節詔北使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起居免入賀　十一月戊戌金改葬熈宗于峨眉谷仍號思陵　庚子建焕章閣藏高宗御集　金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賑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　周必大乞去位帝諭以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必大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倦勤上曰禮

莫大于享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會陳康伯家以紹興傳位劄上十二月壬申上遣中使客持賜必大因令討論典禮預草詔書　乙亥金主有疾庚辰赦天下乙酉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廡　戊子金詔尚書令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平章政事張汝霖宿于內殿　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僊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十六年春正月癸巳金主殂于福安殿年六十七皇太孫璟即皇帝位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嘗謂宰臣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

飾辭朕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愼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于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即位二十八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多不踰二十人國中號稱小堯舜　甲午封皇孫柄為嘉國公柄魏惠憲王子　丙申知樞密院事黄洽罷　己亥以周必大為左丞相留正為右丞相禮部尚書王藺參知政事刑部

尚書葛邲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參知政事蕭燧罷
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宫　辛亥帝諭二府以旬日當
内禪命周必大留身呈詔草　戊午金名皇太后宫曰
仁壽尋改隆慶　巳未更德壽為重華宫　二月辛酉
朔日有食之　壬戌上吉服御紫宸殿宣詔傳位皇太
子是日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
紹興三十六年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
仗帝反喪服御後殿新皇帝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宫

新皇帝還内即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　癸亥金主始聽政追尊其考宣孝太子允恭為皇帝廟號顯宗尊母妃徒單氏為皇太后　乙丑金敕登聞鼓院所以達寃枉舊嘗鎖戶其令開之　壬申詔内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獻歌頌者勿受　遣羅點等使金告即位　乙亥遣諸葛廷瑞等使金弔祭　己卯詔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毋貸　辛巳以生日為重明節　乙酉金詔有司稽考典故許引用宋事　己丑詔

編壽皇聖政　庚寅詔中書舍人羅點具可為臺諫者點以葉適吳鎰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八人上之　是月壽皇詔立帝元妃李氏為皇后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于高宗遂聘為恭王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于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

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于太后憾之　以譙熙載姜特立並知閤門事帝東宮舊臣也　三月丙申遣沈揆等使金賀即位　己亥進封平陽郡王擴為嘉王李后所生也　甲寅以史浩為太師　戊午金遣張萬公等來致遺留物　己未廢拾遺補闕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四月癸酉改封皇姪嘉國公柄為許國公　乙酉金葬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于興陵廟號世宗　五月甲午

以王藺知樞密院事　丙申左丞相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之必大出判潭州尋與祠　常德府辰沅靖州大水入其郛　初開講筵侍講尤袤奏曰天下萬事失之于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初惟其始又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知閤門事姜特立疑其為已而發使言者目為周必大之黨逐之　丙午金以祔廟禮成大赦　丁未金地生白毛

戊申以和義郡夫人黄氏為貴妃　知閤門事姜特立罷特立與譙熈載並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謂曾龍再出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遂奪職與外祠夀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帝念特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賜錢二千緡為行裝　戊午金河溢曹州　閏月庚申朔詔内侍陳源許在外任便居住

金主封兄珣為豊王琮為鄆王瓌為瀛王從彝為沂王弟從憲為壽王玠為温王　壬申金封乳母孫氏為蕭國夫人姚氏為莘國夫人　癸未詔季秋有事于明堂以高宗配　丙子金進封趙王永中為漢王曹王永功為兾王豳王永成為吳王虞王永升為隨王徐王永蹈為衛王滕王永濟為潞王薛王永德為濬王　乙卯階州大水入其郛　壬午大理寺奏獄空　六月庚寅鎮江大水入其郛　辛卯金修起居注完顔烏哲知登聞

檢院孫鐸皆二書諫圍獵金主納其言　金拾遺馬升上儉德箴　癸卯詔自今臣僚奏請事涉改法者三省樞密院詳具以聞　秋七月辛酉金減民地稅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　庚辰下詔卹刑辛巳金詔京府節鎮防禦州設學養士　八月壬辰金左司諫郭安民上疏論三事曰崇節儉去嗜欲廣學問甲午升恭州為重慶府　丙申減兩浙月椿等錢歲二十五萬五千緡　己亥觀文殿大學士特進魯國公王淮

卒淮力學屬文少負公輔之望居臺諫論劾皆當爲相
能盡心事上用人論賢否不事形迹杜絶倖門唯以唐
仲友故擢陳賈爲御史鄭丙爲吏部尚書協力攻朱熹
以肇慶元偽學之禁大喪平生　九月癸亥減紹興和
買絹歲額四萬四千餘匹　乙丑戒執政侍從臺諫毋
移書薦舉請託　丁卯金制強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
吏交往違者有罪　主管雲臺觀新知袁州劉清之卒
方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之不廢講

論朱熹爲文祭之曰子澄立志髙雅信道深堅居閒則講道著書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養民善俗憂衆人之所不憂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于一州而遂齎志以没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子澄清之字也　冬十月甲寅大閲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　乙亥金命參知政事伊喇

履提控刑修遼史　乙亥詔陳源毋得輒入國門　丁丑減江浙月樁錢額十六萬千餘緡　辛巳金詔有司令後諸處或有饑饉令總管節度使及提刑司先行賑貸然後言上　改朱熹知漳州熹至部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又以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其子弟漳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舍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以居熹悉禁之　十二月特詔知隆興府黃洽言事洽奏

用人之道人稱為萬世不易之論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治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　詔起陸九淵知荆門軍朱熹貽書曰荆門之命少慰人意為今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為厭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為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朱繡

為皇太子四月甲子命判臨安府尋領尹事

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金改元明昌　起浙西提點刑獄陳傅良為吏部員外郎傅良自太學録出去朝二十年鬚髮盡白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埀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寛剰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八 起上章閹茂正月盡玄黓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

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于藩邸孝宗即位封恭王及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已欲立為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七年二月癸酉乃立

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于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葢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

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為一體内外一體則寛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嘉王府贊讀　壬申再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壬午諫議

大夫何澹請置紹熙會計録詔澹同戸部長貳檢正都司稽考財賦出入之數以聞　金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為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金主乃下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　二月辛亥殿中侍御史陽安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

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貶道學之説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

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内斥逐紛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清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

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取此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

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無所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帝善之初殿中侍御史闕帝方嚴其選一日謂留正曰御監郎官中有一人焉卿知之乎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耶帝笑曰是久在朕心矣及居官果稱職　癸

丑金地生白毛　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　録
趙普後一人　乙亥金初設應制及宏詞科　辛巳金
詔修曲阜孔子廟學　夏四月己丑以伯圭為太保嗣
秀王即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
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帝
益愛重之　丁未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
吴端罷初何澹劾免周必大光祖素與澹相厚善嘗過
澹澹曰近日之事可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

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并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方用事光祖屏人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光祖入便閤有數客在焉視之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悔失言至是澹同知貢舉光祖除臺官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日恍惚餌定

志凡他可知也未幾謝深甫除右正言光祖以論吳端
忤旨罷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自然澹字也吳
端者舊以巫醫爲業帝在潛邸時端療壽皇疾有功李
后德之帝既受禪擢閤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
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中胡紘亦封還錄黄帝以御筆
諭止之澹紘皆聽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踰分干請而
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綱紀褻主權是一舉而
三失也疏入帝命大臣令都司諭止之光祖言益力帝

不樂先是光祖監折號差誤士人試卷既舉覺放罷矣至是乃用前事徙光祖為太府卿求去不已除潼川轉運判官　戊申賜禮部進士余復以下五百三十七人及第出身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是榜又得李燔道學之譏少沮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　已未出吳

端爲浙西馬步軍副總管　丙寅修楚州城　丙子太
白晝見　六月金制定親王家人有犯其長史府掾失
覺察故縱罪　秋七月癸丑詔秀王諸孫並授南班
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給事中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　癸酉建秀
王祠堂于臨安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　八月乙酉金
始設常平倉　己亥帝率羣臣上壽皇玉牒日歷于重
華宮　己酉詔造新歷　九月己未升劍州爲隆慶府

冬十月丙午詔内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　十一月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溉摶節漕計代輸井户重額錢十六萬緡詔奬之　十二月壬午賜王倫謚曰節愍　丙戌樞密使王藺罷時帝厲精初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每事盡言無隱然疾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爲中丞何澹所論罷　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陳賈以静江守臣將入奏殿中侍御史林大中極論其

庸回無識嘗表裏王淮創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金大定初戸口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戸口六百七十八萬九千是歲戸部奏戸口六百九十三萬九千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尊高宗為萬世

不祧之廟　甲寅金始許宮中稱聖主　辛酉金皇太后圖克坦氏殂於隆慶宮年四十五太后廣平郡王貞之女也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益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及尊為太后愈加敬儉尤惡聞人過讒佞之言不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慍之色然義有不可雖至親無所阿徇嘗誡諸姪曰皇

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憲也性好詩書及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於禮逮嬪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已出慈訓無間　戊寅雷電雨雹　二月庚辰朔大雨雪　壬午遣宋之瑞等使金弔祭　癸未名新歷曰會元　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令追停以辛棄疾為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每

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藪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急奈何至是務為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令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丐祠歸　祕書郎普城黄裳為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

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至是遷起居舍人帝方寵任潘景珪臺諫交章論之多被斥逐裳奏言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

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忽之意矣　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監察御史林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葢男為陽女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吏部侍郎陳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

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

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

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

皆切時病　出米五萬石賑京城貧民權罷修皇后家

廟　辛卯布衣余古上書曰陛下自即位以來星見再

周當思付託之重朝夕求治為急乃或不然聞者側聞

宴游無度聲樂無絕晝日不足繼之以夜宫女進獻不

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

內中宮殿已歷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接於雲漢月榭風亭不輟興作深爲陛下不取也甚者奏蕃部樂習齋郎舞乃使倖臣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怪巾拖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亡謂也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册臣觀宦者之盛莫如方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益自副將以至殿步帥各為高價不問勞績過犯驍勇怯弱但如價納賄則特旨專除故將帥率皆貪刻軍士不無飢寒兵器朽鈍士馬羸

瘠未嘗過而問焉設有緩急計將安出此為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淵朝皆小人也求海內不盜賊民生不塗炭日月不食水旱不作其可得乎臣願陛下以漢文帝為法唐莊宗為戒問安視膳之餘宮庭燕間講讀經史無為南面或鼓琴投壺習射以頤養神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岳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覽書震怒始擬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筠州學聽讀考異筠州或作秀州今從宋史光宗紀此書字字剴切薛鑑載之甚

畧今依宋史全文本補錄

壬午金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　丙午金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　丁未金遣完顔亶等來告哀　三月丁巳詔自令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　癸亥金敕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宋等名者不得封臣下　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熹初為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為民間莫大之

利給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漳泉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筭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産均税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内輕重齊同令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産錢而合一州租税錢米之數以産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其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

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戸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説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静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帝得奏詔監司條具其事且令公亮與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税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揺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

癸酉建寧雨雹大如桃李壞民居五千餘家温州大

風雨雷雹田苗桑果蕩盡　夏四月戊寅朔金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　乙酉金葬孝懿皇太后于裕陵戊子金制諸部内災傷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妄告者户長坐詐不以實罪計贓重從詐匿不輸法　癸巳金諭有司自今女真字直譯為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甲午金改

封永中為并王永功為魯王永成為兖王永升為曹王永蹈為鄭王永濟為韓王永德為豳王　辛丑檄州火二日乃滅　五月已酉朔福州水　庚申詔侍從經筵翰苑官自令並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　戊辰金州大火　已巳潼川崇慶二府大安石泉淮安三軍興利果合綿漢六州大水　六月戊子金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為蕃違者杖之　癸巳詔宰臣執政自令不時内殿宣引奏事　司諫鄧馹以言事罷為將作監

御史林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遽遷臣恐天下以
陛下為不能容不聽　秋七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
人高登追復原官　己未出會子百萬緡收兩淮私鑄
鐵錢　己巳興州大水漂没數千家　八月御史中丞
何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
上疏引禮不逮事之文請下臺諫給舍議之於是太學
生喬嚞朱九成黄會卿移書責之其畧曰竊謂人之大
倫莫重於父母禮有出繼其服雖異而鍾於天性者未

嘗不同也故所承父母則三年終喪而所生父母則心喪三年閤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繫者也今閤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解官莫不義之繼上疏稱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鬨然夫禮經所謂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非謂無恩於先祖也葢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慇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

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何逮事不逮事之拘乎今聞閤下引此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謂逮事父母則從父母之言今閤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為正則閤下亦當從而為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閤下之意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為之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為人子者尚忍言

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為正而繼之者為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非天理之公人倫之正也閤下為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移風俗正宜致辨於此時奉常禮所由出而請下臺諫給舍議識者有以窺之矣澹方待命六和塔得書乃去　甲申寛兩浙榷鐵之禁　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尚書時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殿中侍御史林大中䟽劾之且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帝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

陸九淵至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得達令其自持杖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境内官吏之貪廉民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驚

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胸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

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
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
吏譏察而減民税商賈畢集税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
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
矣又使之輸耶盡蠲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
均賞蔿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
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
即雨郡人異之故事上元則設齋醮曰為民祈福九淵

不設但會士民於公廳講洪範皇極斂時五福一章代醮事大畧言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九淵與兄九齡九韶號金谿三陸乾道中九齡調興國軍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冠剽廬陵聲揺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

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九韶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冬十月甲申復吳端

帶御器械　十一月丙午朔金制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譯為漢字　戊申安定郡王子彤卒　甲寅金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為重法科　戊午夏人殺金邊將阿嚕岱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阿嚕岱率兵詰之夏厢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伏兵三千於澗中阿嚕岱中流矢死詔索殺阿嚕岱者夏人處以徒刑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　甲子金制投匿名書者徒四

年　已已加謚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宫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宫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内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

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黄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及郊風雨大作黄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自是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内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官不當任子著為令 十二月乙酉金罷契丹字 丁亥

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乙未增楚州更戍兵一千五百人　甲辰詔內侍省都知楊皓懷姦凶恣刺面杖脊配吉州押班黄邁私相朋附決杖編管撫州尋送皓撫州邁常州居住　馬大同為戶部侍御史林大中劾其用法嚴峻帝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亦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與大同之瑞俱出知外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

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乎和叔大中字也至
是熹遺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
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人陳傅良
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
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内外之情不接威
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
矣　庚戌蠲四川鹽酒重額錢九十萬緡　出度僧牒

二百收淮東鐵錢　二月丁酉申嚴錢銀過淮之禁
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作寺觀　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
監司毋得移獄違者許執奏　甲子成都路轉運判官
王溉以代民輸激賞等絹錢三十三萬緡詔進一官仍
令再任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封子
濤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
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
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者帝開悟有

命駕意竟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甲申築峽州城
丁亥金賜孝子劉瑜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瑜
棣州人慶祐錦州人也　己亥詔技藝補授之人毋得
奏補著為令　夏四月金瀛王瓌卒瓌鄆王琮之同母
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於騎射書藝金主令
在左右及卒三臨奠哭之慟謚文敬　乙卯以戶部侍
郎丘崈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
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

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宻往宻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朝重華宫　金賜雲内孝子孟興絹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又賜同州人妻師氏謚曰節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封臂肉飼之姑即愈舅姑既沒兄師逵與夫姪規其財產偽立媒證致之官必欲嫁之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而死　是月金主以

旱災下詔責躬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戊寅金出宫女一百八十三人　庚子常德大水入其郛　已亥蜀四川水旱郡縣租賦　安豐軍大水平地三丈餘漂田廬絲麥皆空　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為文浮靡吏茍且飾偽者　以禮部尚書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乙丑金以民乏食詔户部預給百官冬季俸令就倉以時直糶與貧民　秋七月巳巳刺沿邊盜萬人為諸州禁軍　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贓配

海外前丞相周必大坐繆舉良孫降秩　壬午瀘州騎射卒張信等作亂殺其帥臣張孝芳甲申軍士卞進張昌擘殺信　己亥金主謂宰臣曰聞諸王傅尉多苛細舉動拘防亦非朕意是職之設本欲輔導諸王使歸之正得其大體而已平章政事瓜爾佳清臣曰請以聖意徧行之金主曰已諭之矣　八月辛亥金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舉河中胡光謙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召赴闕命學士院以雜文試之稱旨特賜光謙進士及第授太常

寺奉禮郎僐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讃德行才能故特
授之　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已蠲東西兩川畸
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疋詔奬之自是
歲以為例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冬十月壬寅
修大禹陵廟　辛亥帝詣重華宫進香　壬子金有司
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勅党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
奠之禮其檢討典故以聞　甲寅金勅置常平倉處並
令州府官以本職提刑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

酌量升降永為之制　戊午金主諭尚書省訪求博物多聞之士　癸亥金主遣諭諸王傅尉曰朕分命諸王出鎮藩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之間或違於理所以分置傅尉使勸導彌縫不入於過失而已若公餘遊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賛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就諭諸王使知朕意　十一月壬申賑襄陽府被水

貧民　丙子金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　内侍陳源為壽皇所逐蓄憾已深帝即位自郴州召還源與其黨楊舜卿林億年朝夕離間兩宫故帝雖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　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宫拜壽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黄裳御史黄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皆上疏請帝朝重華宫不從祕書郎清江彭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

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宫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旨免到益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宫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宫定省之禮皆左右小

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内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與及汝愚入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都人大悦　戊戌

詔李純乃皇后親姪可特除閤門宣贊舍人　除祕書郎彭龜年為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内治聖鑑以進帝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　皇后益驕奢封其先三代為王家廟踰制衛兵多於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　是歲陸九淵卒于荆門軍會葬

者以千數私謚曰文安九淵之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
訓詁唯篤信孟子之書嘗謂學者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
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
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
曰學茍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學者稱象山先生秦檜當
國無道程氏學者九淵凡九齡獨尊其說而九淵則謂
伊川之言不類孔孟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

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子壽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或至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八